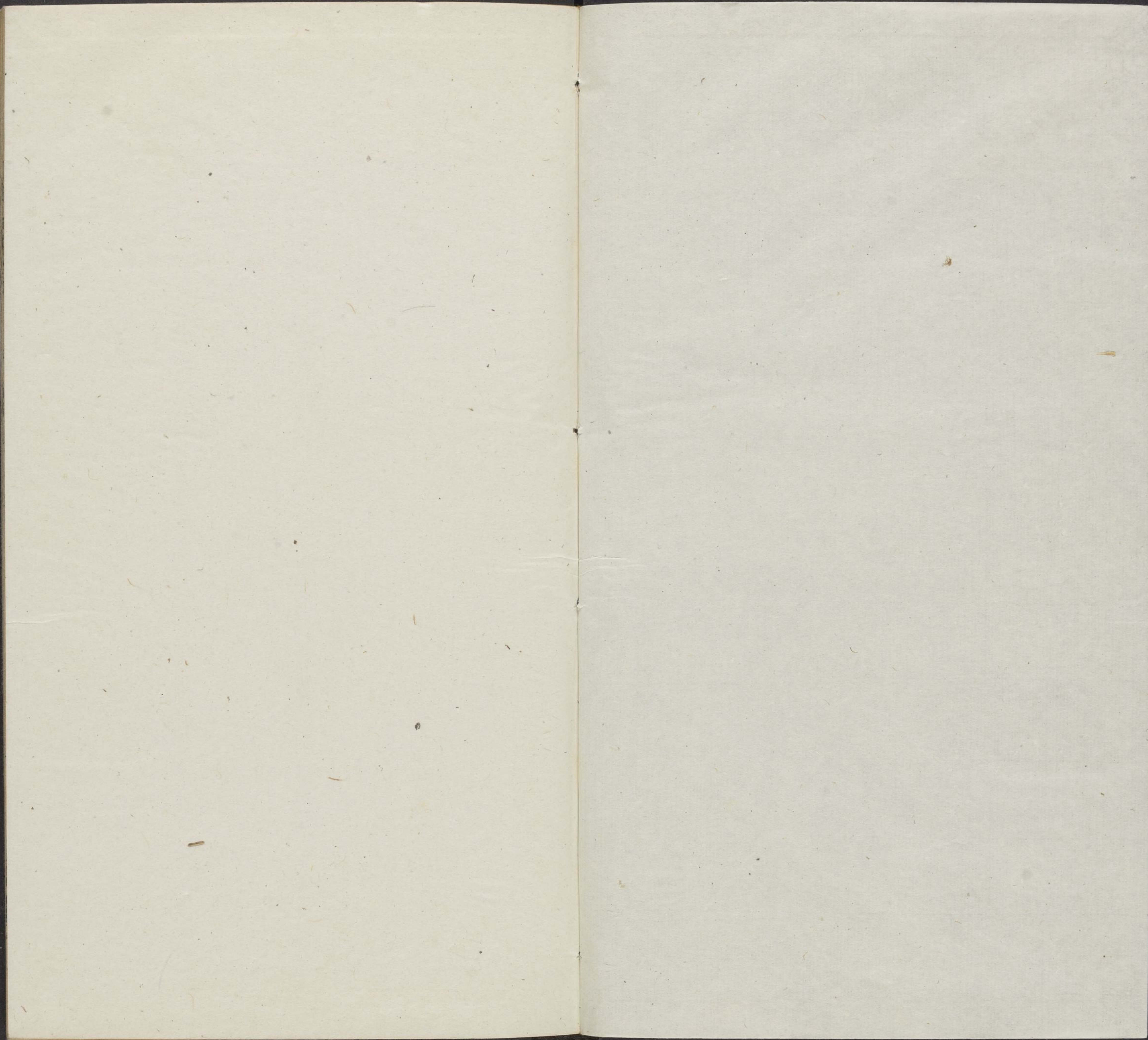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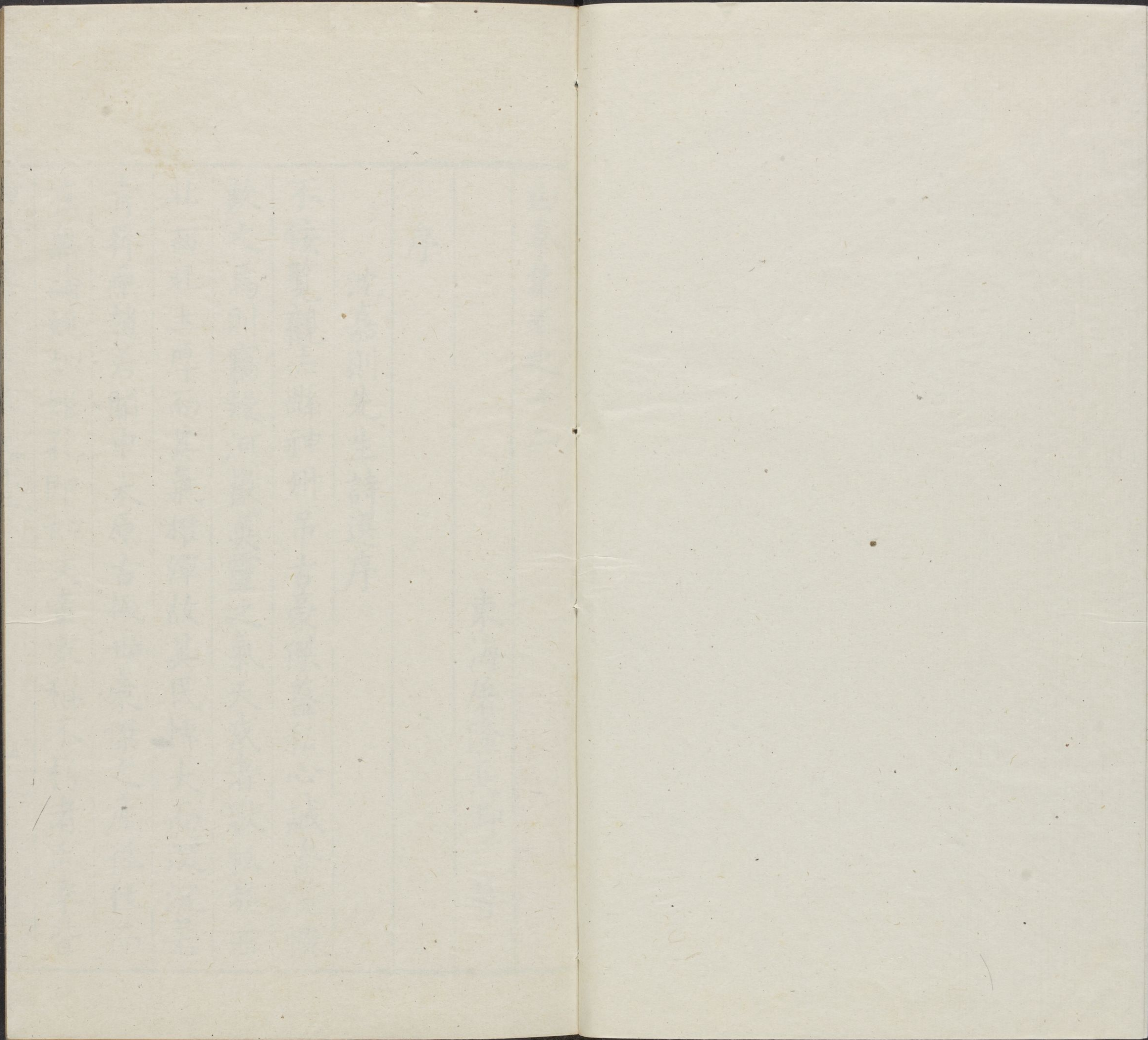


99

TS424/767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9





由拳集卷之十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東海屠隆長御 著

序

沈嘉則先生詩選序

不佞覽觀赤縣神州吊古豪傑蓋私心誠咨嗟慨
歎之焉則竊疑河嶽英靈之氣天或者歆私於西
北西北土厚而其氣雄渾故其民博大而深沉若
青齊燕趙若關中太原古振世豪傑之產往往而
在無論姚姒姬孔即如文章家稱不朽者亦率皆

其產無論古昔即如空同大復兩先生又西北人
嗟嗟吾東南之美信徒竹箭矣乎是東南之羞也
吳越金陵王氣直走姑蘇下大江經會稽而盤礴
於甬東甬東者西枕會稽東俯滄海故越王勾踐
之墟地不壯於此矣大風之所震湯而長波之所
激歟氣不烈於此矣謂宜有振世豪傑生其間命
令當世而照耀來茲與青齊燕趙關中太原相等
埒可矣至歷千百歲無之即有之非其至者嗟何
以故乃近者靈氣攸降人文稍稍出焉司馬公主
盟於藝壇沈肩吾馳轂於金馬君房箕仲高視於
青紫嘉則絕出於布衣後來之雋龍變雲蒸指殆
不可以一二屈也而莫不力追遷固氣吞曹劉六
代而下所不齒也蓋雅道勃勃興起矣迺諸君所
到皆傑然名家乃嘉則先生者當何以云哉先生
才竒甚少為博士諸生所操博士家言好麾斥常
調而高自出奇以故有司得之輒茫然不省其云
何坐是竟連蹇不第世宗皇帝時嘗從胡少保行
間為書記少保才先生待以國士少保死先生遂

挾策走湖海往來吳楚閩粵間先生少年肯才思
敏博能對客揮長句落筆百韻不止咸蕭灑出塵
轂名以是大譟及歷覽天下佳山水結交海內豪
傑遂以盡文章之大觀所造益精而所得益艱往
往悔其少作矣方先生從少保嘗余少不解事稍
長從諸大夫士遊而先生又多在湖海間故余雖
嚮慕先生先生亦且知東海有屠生也者而絕不
相聞一日晤先生於張司馬公所一見把臂驩如
平生遂連宿先生齋中先生盡出所為諸藁讀之
至漏下五鼓不休如登西華山下睇黃河若帶踞
秦岱臨竭石而瞰滄海曾不盈睫焉蓋宵然喪其
六合矣始先生名滿天下天下士大夫無弗稱先
生者而余猶強項不下至是始嗒然心折先生願
北面稱弟子云夫今世脩文之士滿宇內用力勤
矣或不自得自得矣或不見大見大矣或不致精
致精矣或才情不傳合薄收湏臾之譽而終滅萬
世之名天刑之安可解也乃同志之夫文法司馬
子長詩法漢魏樂府樂府而下法盛唐以是古卑

今則人人能矣乃取之博大而出之無窮挹之流
長而運之神應所謂一代摠統之才者竊以謂先
生是邪非邪令人學子長尺尺寸寸求之字模句
倣惟恐弗肖循牆而走踟躕不得展步而先生猷
從容出之若不經意即言言皆若出自太史公口
吻中譬如庖丁之技提刀而立躊躇四顧何勇也
今之擬樂府者徒得古樂府之字句耳先生不屑
屑於擬古而春容璀璨即言言無不作漢魏聲五
言古詩亦出自機杼而富才勁力自令鮑謝却走
若先生之於唐音猶傴僂丈人之承蜩掇之而已
矣而尤長於七言古詩蓋海內稱獨步焉王元美
謂先生布衣之傑嗟乎先生獨傑布衣也與哉先
生嘗從酒中大言曰世人多稱李杜率無定品李
如春艸秋波無不可愛然注目易盡耳至如老杜
如堪輿中然大山喬嶽長河巨海纖草穠華怪松
古栢惠風微波嚴霜烈日何不有也吾當李則顏
行當杜則北面聞者錯愕余蓋有味乎其言之也
先生先登藝壇之上奮臂一呼千夫同聲即海上

諸君子犁然蔚起乃先生建標之力何可誣也而
令四明增而高大海增而深東南之美遂與青齊
燕趙關中太原爭雄長豈不盛哉昔班孟堅作漢
書傳武仲猶然咲之揚子雲法言信其又傳者桓
君山一人而已夫兩生之文同昔者有識有不識
乃皆闇沕當昔而顯灼後代矧先生為世人譽濟
南生汪伯玉吳明卿徐子與王元美兄弟皆以才
自雄傲睨一代視海內空無人而馱推轂先生此
其人可知矣即不佞言無當然不佞非諛先生者
也今其篇章具在正法眼者第觀之顧何有於不
佞言先生命其後子箕仲選先生詩為詩選若干
箕仲之選精矣而先生屬不佞序之夫先生之集
不朽不佞得以文字挂名其間亦且不朽不佞之
徼惠於先生大矣

壽稷丘先生八十序

稷丘先生者沈箕仲九疇之尊大人也不佞觀於
稷丘先生而知沈氏之所以大也先生蓋所謂篤
行君子先是先生家贊用饒已而居貧則以弟妹

子女多故先生眎子女不後於其身眎弟妹不後於其子女母王夫人為後母先生事甚後母王夫人不異其所生母身所自奉衣食取苟具而以其美者進之王夫人及其弟若妹子若女家人或習閒適弗自力率一切置不問而歎身當操任或謂之曰君良苦而家人多矣彼各不有命耶人生幾何而胼胝黧黑兀兀窮年且弟妹之與子女孰親乎而蚤自異猶可為富人居而不蚤自異而奈何獨以一身當勞苦先生曰家不幸就落所身當歎有余尔余則不勞誰當勞者弟妹子女吾以為皆一體吾又安能知其孰親而蚤自異貧富大尔吾又安能燕粵其家之人而求為富人屋謹謝長者其好勤勞食力篤厚天倫不愧如此所屋中林田廬墻園相屬先生日課傭保治田圃而或與雜作率先之暇則手一編起遶舍前後徐行口吟嚶微吟古詩文登望四野遠近綠油油然如沃以此自老少讀書知大義明於世務在布衣絕口不談世務曰吾藿食者爾安事肉食語彼肉食者鄙不鄙

吾何知而以布衣口嘒嘒從諸大夫譚不亦左乎
教其長子九韶業儒九韶病疴廢業又教其仲子
九疇九疇以諸生才名蔚起吳越間寢寢取上第
榮名矣而先生又置不問曰吾教兒子讀書能為
人尔吾又安能知上第榮名完真抱一弗與外事
與人處廊落無他腸人或以機事進先生曰乃翁
抱甕灌園者尔何知機事鴻荒以還混沌既鑿人
懷城府巧註橫生九疑百折匪直地險由人心生
矣而余獨抱朴以遊於世且以為愚公谷之人
奚而不可且吾不能詭人人亦奈何能詭豕世以
是益多先生稱為長者余鄉中林沈氏出自吳興
六朝而下代裔聞人稱盛矣乃中林其先未甚盛
盛之自今日始若嘉則箕仲肩吾長孺諸君皆世
所號稱魁壘雄傑之夫行能顯名當世為聞人盛
甲天下今天下誠不乏才顧夫若諸沈累累然者
寧有二矣不佞嘗一再過中林山川無大奇即何
以能有此諸沈哉則得之稷丘先生云不佞觀天
地之生大物也夫物非能自大則深沈盤鬱之氣

為之沃土上腴寔生榘栴蛟龍之生也蓋又有大
澤矣故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水
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夫物大者未有
以薄殖者也今諸先之壘壘乎方駕而起而聲相
切而武相望以翕翹一昔以非必得之山川則其
前人啟龐好脩薄收之身而厚遺其後之人其所
底藉者深也所底藉者深以有顯人令聞長世不
亦宜乎故曰觀於稷丘先生而知沈氏之所以大
也諸沈氏與不佞隆輩用文學起為豪舉好操枵

鉅舍然自放而嚴薄樸邀小儒拘攣俗學而飾性
命之談以護其所短先生弗是也亦弗禁蓋所謂
完真抱一而弗與外事者此其天性先生今季八
十高矣是為萬曆五年丁丑會九疇與不佞隆並
登進士第九疇一日過不佞隆請曰家大人如荼
慕教兒子九疇董董有立今年家大人春秋八十
而適九疇成進士乃始通藉都下不得東具卮酒
為壽神惘惘動矣將徼寵靈於吾子吾子寔知家
大人深幸圖之不佞隆因繫之感焉曰隆家育老

母明年且八十倘得就小吏四方迎養老母上為
明天子牧養元元而下伸烏鳥之私不佞隆之所
大願也明年余將乞言於子即今者隆惡得無言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夫詩由性情生者也詩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
乃世人往往好稱唐人何也則其所託興者深也
非獨其所託興者深也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非
歌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則其生乎性情者也夫
性情有悲有喜要之乎可喜矣五音有哀有樂和
聲能使人歡然而忘愁哀聲能使人悽愴惻惻而
不寧然人不歌好和聲亦好哀聲哀聲至於今不
廢也其所不廢者可喜也唐人之言繁華綺麗優
游清曠盛矣其言邊塞征戍離別窮愁率感慨沉
抑頓挫深長之動人者即悲壯可喜也讀宋而下
詩則悶矣其調俗其味短無論哀思即其言愉快
讀之則不快何也三百篇博太博太則詩漢魏詩
雄渾雄渾則詩唐人詩婉壯婉壯則詩彼宋而下
何為詩道其亡乎廷禮高氏選唐詩品彙其所取

博則博矣精未也乃黃觀察公選之加精焉而又
為之釋斷然後唐人河嶽之精靈歷百千載如在
乎則觀察公之勤奈何可眇小也

舊集自敘

今學士譚詩文者何其善虜戰方內哉腹不習先
民足不登大雅嘗試啾嚶稍以音節輒夸口而薄
古人夫古人安可薄也當其卒業此道裊搖搖乎
蹈忽荒而上之之而遊乎九天之而遊乎九淵取
精多矣用物弘矣業大以侈矣及其日久論定名

言幾何其大者才寥寥數篇爾而今學士往往富
極於數百萬言則古人不既拙乎古人之業專精
一家而今人好獵眾體及其卒也無當一家即奚
論眾體矣而災日月為山川羞後世且遺迹棄之
則古人非拙也今學士用諸生譚執起家朝釋帖
嗶莫為詩歌肯何速乎身歿而集出出且克棟矣
其高者蟬蛻諸生影向古人務作壯語厚自標表
日為雄才高天大海不災乎余自總角學伊吾時
有所得多棄而不收思為大物灾今存者什不當

一二曾不敢望今之君子而何以夢寐古人為客
語屠子曰往子由客論詩文於京師則古證今甲
是乙不此瑕彼瑜歟所彈舛言辯矣而持論卒無
定子知詩美與惡與何說而定屠子曰余惡知詩
又惡知詩美其適者美和夫物有萬品要之乎適
矣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今夫天青日出山川晶
晶六合曠朗黝黑電對雷電交至崩雲走雨惡風
豁訝其狀異矣今夫閭風之上泰山之巔鴻蒙起
忽萬里几席陰崖盤谷下臨千仞紆迴瀕洞龍蛇
鬼神宵不可測其境殊矣今夫長波鉅海回蕩六
幕天地若翻日月倒行險壯無極也而清溪白石
之間澗泓泓澆滲浸日星鑑須眉小大易觀矣今夫
鄭衛之郊邯鄲之道茸茸者艸和華灼灼和歌懷
春之章稱勺藥之詩則可謂至廉而方瞳綠睛之
夫采芝茹松刺形息景叩大石而誦履嶢嶠而遨
榮枯殊致矣今夫翟冠翠翹縞衣綦中文質整矣
洪鐘鼙鼓清濁辨矣然而當之無弗適也夫當之
無弗適斯兩存之也余讀古人之詩則灑然以適

而讀今人詩則不適斯其故何也其美惡之辨與
余惡知詩又惡知詩美曰若是則空同子所稱金
元之樂今盛行民間淫媒而哀思響越而瀏亮亦
快人矣美與惡與曰噫嘻是惡乎快哉余方入耳
則驩然而心動已則悄然以悲久則氣索索然而
沉余嘗讀古詩歌讀數過稍厭東書起過而復新
讀可老也嘗試取民間音讀之能終篇乎何論金
元夫宋人亦若是矣此適不適之辨與即余之作
吾取吾適也吾取吾適而惡乎美而惡乎不美吾
又安能知之

贈陳伯符奉命歸娶序

萬曆丁丑陳子成進士奉命歸娶則春秋十九余
陳子之奉命歸娶也都人士嘖嘖中豔之胡然乎
陳子才也才少而成進士也成進士而歸娶也歸
娶而奉命以行也是都人士之所為嘖嘖中豔者
也成進士有不必才者矣而陳子才才有不必少
者矣而陳子少才且少有不必成進士者矣而陳
子成進士而歸娶而奉命以行豈不亦世之盛美

罕覲者哉。顧不佞之所為中豔，陳子者不在是。陳子以萬曆丙子歲與不佞同舉於鄉，今年成進士，又同陳子十九，余其所為公車奏牘，顧湛鬱爾雅，蒼然色也。至譚國家善敗之數，洎諸種種，皆務又大氏智計，深長款款謀國，石畫主者得之，謂是必夙學以啓牘，則少年乃大相視，歎詫於是。才名藉藉，譟都下，都下諸公爭識陳子，人謂陳子必豪少年，負氣而陳子殊不豪。少年負氣，蓋噉噉磔折，諸公間其中，耿介毫不苟，而外為共穉，与人不忤，惟其適而已。處事不膠，惟其當而已。以是遊於世，亦無難也。不佞益視陳子十五年，長而處世不逮陳子遠甚矣。昔賈長沙王子淵，皆少年稱俊，才率不免浮華跌宕之氣，而陳子長厚不啻老成人。若爾豈不難哉！不佞之所為中豔，陳子者以此。陳子歸，可謂衣綉畫行矣。光動里閭，且又嘖嘖中豔。陳子不佞願陳子益自廣其無待，取光榮里閭也。與哉。

贈楊君令益都序

代作

太原楊君爾立以經術起家萬曆丁丑進士拜益
都令將行過不佞問政曰植不肖幸藉先生寵靈
通藉於朝為令則亦惟是不肖之故願安所能為
植懼廢墜厥業以忝門下將若之何不佞曰夫仕
奈何薄令哉令奉天王之命長一邑一邑之事
皆關白令事有不關白令者皆得操天王之法
議其後矣貴巨藉寵靈於朝可願指百僚而乃歸
說而聽於令無敢橫即橫以法裁之易令市井豪
椎埋為姦力折千夫莫有詰者而令走一二厮隸
以鞭箠使之如驅孤豚又諸編民老少婦子沾危
痼瘵煩冤鬱苦罔不朝夕仰而待命蓋不啻農夫
之望歲也士起布衣朝拜官而志意可夕行者惟
令尔仕奈何薄令哉願不佞私計之令宰制一邑
舉手搖足即境內視以禍福焉政令之行有如抱
鼓其所伸縮展厝非持之至公不可吾之頗僻起
微芒而彼下之受之者已盈於尋丈一不當而頗
政行於一家即一家之人悲愁嗟嘆矣頗政行於
一邑即一邑之人悲愁嗟嘆矣此猶其顯者有姑

息疑於仁恕趨走疑於通方刻桷疑於威明闢草
疑於長厚有一於此皆黔首之患也此猶其在我
者政令之行有上之人以為賢而下以為不賢有
下之人以為賢而上以為不賢吾以為上則下不
堪以為下則上不堪下不堪則德義不脩而令之
職廢上不堪則名譽不起而令之職亦廢令獨奈
何而可易為也雖然亦願人為之而已今夫涉者
亂流而渡則其所以為患者非風濤也操舟而謹
維楫蔑不濟矣其有不濟者天乎天吾奚憾也歟

者不志於的中無幸矣志於的矣有不中者不遠
也為令而兢兢循法守謹官戒上之敬共主命而
下之願畏民豈晝夜以思庶幾其為賢令如是即
不幸而得過必小上且亮焉藉令蔑視其上下而
從欲以逞其誰能堪之故吾無患為令難為賢令
難也楊君為益都益都固古青齊大國往牒所稱
車擊轂人肩摩者也今其繁華沃饒雖讓往昔其
為冗劇可知也又古稱齊人好詐青衿之間其鬪
鷄走馬樗蒲蹴踘用豪舉為姦利者安知視昔不

百有一存者乎則楊君獨杰何以治之也仁而不柔通而不詭嚴而不刻厚而不阿而又出之忠誠操之粹白何齊之弗可為矣楊君德器深湛蓋有道君子也為益都吾且奚患哉

贈徐君令海陽序

代作

姑蘓徐君維嶽起家萬曆丁丑進士出令海陽海陽者嶺以南劇邑固賢喆展布之資也世人不達往往中豔內僚謂內僚無所彈壓不至馨折奔走監司間貴倨矣而溥州縣之役為勞人且不見尊

嗟嗟士君子涉世何論勞逸即奈何用

賢哉彼都人士方屈首白屋之下覽觀古今馳騁書史或抵掌譚當世之務則以為天下事可迎刃解矣然皆非得於身所涉歷而以意揣摩之者也夫以意揣摩之是不登九折之峻不泛大海之深而言高深者也空言鮮實矣及一朝起迹布衣為王官聿而叨內僚依鞶轂文學侍從之臣待詔金馬鋪張鴻烈諫諍之臣出入禁闥拾遺補過則既可謂榮名茂伐矣而從事州縣者分天子只尺

之符出而宰制一方彼一方黔首環而待命受約
束窺喜怒望靈爽希恩澤何令弗行何禁弗止何
威弗宣何德弗布朝行一政莫而及民矣莫行一
政朝而及民矣吾且為言公吾且為文翁吾且為
龔黃卓魯一展厝余即有所彈壓然以彈壓故而
令掣肘不得逞所願欲為循良世寧多見乎又多
間十世故諸糾紛勦細大靡捐皆其身所閱歷
而經營其所閱歷者多則其聞見博其所經營者
久則其形神固故無論不辨州縣之事辨無不辨
者矣無論不能州縣能其官無不能者矣登九折
之峻泛大海之深將疇者復為高深乎由此言之
州縣奚而左於內僚也不佞觀徐君雋癸頌洞蓋
豈弟長厚人而又平居鄭重不輕發遇事且捷若
矯矢則其為海陽可知也抑不佞猶有說焉為令
長者羣百里之人而願指稟教令不敢貳即其喜
怒易逞也一人儼然臨於其上徒卒吏胥羅列其
下魚鱗張皇小民脅息扶伏即其沉寃不易達也
貴勢族鉅者里閭之豪有力者或姦利積於丘山

而長吏至不敢詰狡猾之胥盤結積蠹舞文玩法肆為侵牟而閭閻至吞穀不敢出口故御門以內弗逮於寬政以禁姦也御門以外弗逮於苛政以廣慈惠也平易以拊循元元也威力以鋤強橫也斯其大者也徐君豈弟英明其固不辨矣庖丁之技提刀十九年如新茲於斲夫十九年猶新茲於斲方其新茲何可當也從此十九年而往卜諸此矣徐君其勉之

壽李翁六十序

夫唼唼貧賤固不若磊磊富貴古之賢豪大人苟非顏回原憲而徒跼蹐席門窮巷之下即何足以稱揚哉蓋昔者太史公嘗崇勢利而羞貧賤夫勢利何足榮謂其磊磊富貴者也貧賤何足羞謂其唼唼貧賤者也范蠡霸越成退而浮五湖即三致千金夫三致千金人以為賈豎小節耳不知此亦英雄長筭之餘也世有操奇贏市肆終身而猶然篋人子者非馱數奇亦或其智計淺矣余姻李翁束髮遊京師從大俠酒人放浪樗蒲蹴鞠之場蓋

其少年時豪甚已而乘巨艦出五湖依鴟夷子故
事即策賈成敗無不奇中者會亦有天幸不十年
而手致數千金顧布衣飯脫粟質任自然不以貴
雄里中兒而肯與故人賓客箕踞豪飲酒後耳熱
投壺射覆忼慨歎咤四座生風居然五陵豪又儻
葛善施而認為纖嗇嘗出千金潤故人賓客而浮
怒娼罵之人不見德又善以智自全不以財府怨
平生不作兒女子仁媚人而人亦無有甘心於翁
者此其智計豈淺小哉今得當長頸烏喙之主庶
幾佐會稽下風而乃徒以英雄長策用之刁錐米
鹽間則所遇異也李翁三丈夫子中子之文彬彬
雅儒生而孟季則豪舉有父風三子者其器局不
同皆賢子也人言李翁有後哉萬曆戊寅中秋日
廼翁六十生辰屬不佞居淮泗不得與賓客奉觴
之列乃遙申此章為翁壽願不佞無能游揚翁夫
人貌榮名豈有既乎

壽黃翁七十序

夫黃先生者可謂高曠玄朗者也士業已屈首授

書即思經營天下其卑卑者馳騁於榮利之場多
殖厚享內以媚其妻子而外誇里閭此無論高者
砥厲崇階上伐以為脩名而託竹素或竭天下之
力以徼厚俸而軒舉鳴張投機遘會殫心勞形至
皓首窮年而不知止此非不鴻鉅為世丈夫其於
性命之理曷與焉黃先生以贊為郎丞鴻臚留都
贊 國家典禮文采表於世矣循是而歷敷中外
踐登華要即無論榮利以彼其知計脩名上伐無
難致者先生顧志輕珪組心慕雲壑玄髻乞身東
營菟裘海上日與諸賢豪長者釣遊鯉弋高鴻彈
琴馱歌而咏先王之風歲時伏臘置酒張筵佐大
雅之會詩取適性靈而止不以雕虫之技苦心勞
形酒德不甚深而三爵冲融居然綺皓何至倒接
離豪飲哉其於世味泊如也又以行義高於一鄉
郡大夫虛左鄉祭酒之位者踵接也即古之表通
德門稱鄭公鄉者先生不媿焉夫世味薄則純德
守勞勤去則天和全行義高則基垣厚逍遙放則
神明宅以是而託於萬形之間何往而不澤其所

謂高曠玄朗者哉不佞某與先生有昏姻之好其子某君弘達而溫夷有先生風如漢萬石君家稱世篤行長者不佞某有咨嗟豔慕焉於是先生春秋且七十而某為之敘夫不佞某之漁德烏能稱揚先生哉

壽江太夫人六十序

夫婦德難哉丈夫子覽觀古昔彼其中多有概於達人獨行從寡鄙之觀而操介特之標岸然矯俗為眾庶規倘非其好則或以為名高者也非以為名高則其見至也夫婦德難哉平居不習見往歲鴻鉅其見不越乎家人米鹽絲絮間願安所得高羨而稱之婦行高羨非得之習見蓋其天性然矣太夫人者姓某氏余年伯新都江先生夫人同年江君東之母也夫人十六歸江先生歲食貧夫人相先生事其姑某夫人曲盡孝養寧夫婦饋粥不備而不忍一日不備某夫人甘毳先生居鄉好愷慨赴人之急為高行不以貧為解夫人提德羨與先生相砥勸無所苦嘗收先人遺書責於姑熟之姜

氏姜氏隣富人欲兼姜氏室則陰持其事說先生
令急之急之則姜氏坐困其家且折而入於富人
先生謝曰奈何傾人以自封殖吾寧無責不可令
姜氏無家遂棄責歸夫人殊喜行義當如是矣諸
兄弟坐貧先生罄產資諸兄弟逐什一之利諸兄
弟費用稍饒而先生日益困夫人處之怡然謂先
生曰君家伯仲故自不給君實罄產為諸伯仲地
君之不給則亦惟是諸伯仲之故今諸伯仲誠幸
不乏絕君即有不給其奚傷其又安能枵腹其家
之人而厚自擁其富饒蓋未嘗怨言德色諸妣問
此尤人情之所難哉世恒稱慈母夫人即慈不以
煦嫗姑息畜其諸子務朝夕教督引之德義江君
自甲子舉於鄉願連蹇不第者十年有奇意邑邑
不自得夫人呼謂曰兒來兒患不能為人無患不
第矣其益自砥志脩名以自託士君子之林以無
墜先人之休光余觀人士以行義名天下而照來
茲者豈不盡世之通顯貴人哉至貧常事亦余其
無以口體累兒子兒子其勉之矣及萬曆丁丑江

君與不佞同第進士夫人則又遺書京師戒之曰
兒嘗患不第今業已第矣顧余之所為若患者非
不第也若蒙主上恩且叨一官中外其有不矣
乃心從事而或二三其德以忝厥分者余且弗子
不佞幸得以同年之羨從江君遊見其恂恂雅人
行能率矜卓不奕於程則既私心嚮慕及觀於太
夫人然後乃知江君之賢有自哉有自哉今年太
夫人壽六十不佞觀於太夫人之所為壽者以其
有德而賢有德而賢名在史氏壽且越千百紀即
百歲不為永年何言六十哉至兒子他日致位
顯將藉天子之寵光以為太夫人榮此世俗之
語咸無取焉

出使錄序

嗟嗟陳將軍何其壯也陳將軍故書生嘗持文墨
議論即持文墨議論顧獨心慷慨喜竒節時時與
人談陰符黃石人竊姍咲之不信也世宗皇帝
時會海上多故日本內訌尋干戈不已當事者計
得深智辯有口如陸賈者緩頰折虜而難其人陳

將軍與蔣生者遂仗劍起使日本及說王直諸酋
立竒功海上兩生實同首事而陳將軍功最高余
讀兩君出使錄則霍然心壯將軍夫東方大憲不
煩操寸刃咄嗟而解將軍豈非所謂天下竒男子
哉五石之瓠非不枵然大也而或濩落無用則奚
取於大矣余觀書生平居抵掌談天下事則氣盖
一世而徃徃大言無當即一旦出經營四方有不
為五石瓠者乎其老死文墨間者又何可勝道而
邊陲功名大都出材官武夫之手彼且輕書生為
徒空文無益是士之羞也嗟嗟陳將軍顧獨非書
生耶抑余又慨當其時縉紳大夫不少曾無一人
慨然赴公家之急者而陳將軍獨起布衣出任馳
驅可不謂難哉嗟嗟將軍今老矣尚不得綰通侯
印而猶然領偏師從大將軍海上俯仰浮湛尺寸
不展將軍何艱竒以方漢李將軍異世同慨矣將
軍嘗為余言余自起海上事戎行屢危涉險奚翅
九死賴天子之靈幸保首領今余顛毛種種何
能為而猶屈首出人人麾下不亦左乎余且嘗一

室歸老鳥暇則挾弓矢射虎南山鏘乃公雄心已
爾一日出出使錄屬余輯之余既輯之而又以數
語道將軍事將軍得無少怏怏於茲哉願將軍無
以怏怏為也

陳子有制義叙

夫士頡頏世資抗手而譚青雲之業良不易哉余
觀古士射策上書逃羊承起徒步而都卿相者非
必皆鴻鉅大人然其大較流覽百家鼓鑄群彙精
詣歛運霏屑而出之一也其取下者蘓張言從衡

更攷其當肯立談世主之遮雄辯朗暢亦自斐然
計其句中非絳萬古不能辨比於弄丸舞劍投壺
躡覆如奕曲士之技靡弗各臻其妙故古人無不
精之業也我高皇帝置令甲以制義登士士雖
鴻鉅大人非制義不登要以博綜經史諸家而出
之以閱達爾雅即以此覘其句中與其他日之所
表見及其教也士務華絕根勦一二陳言以取媚
時眼幸而遇合即文軒華裊意津津不啻得矣其
有好古博雅者則世恒目以為妖嗟哉乎夫士而

誠文軒葉相爾已無所不可有如入而謀謨崑廊
出而經營四方講五帝三王之業即一二陳言安
用哉夫嘗試令今博士諸生顏行古蘓張諸君則
唾而太不知令蘓張見今博士諸生制義亦唾而
太也由此言之今之鴻鉅大人蓋不得與古鄙夫
曲士之業論精矣古人之業博極群藉而今才湏
牘方寸爾古者談枕至皓首今垂髫擗管而輒登
作者之場何相懸哉余益甚苦讀今制義如嚼蠟
每手一篇或不卒業罷矣天祚 皇德士興大

雅修文者往往舍枝葉而求本根士之博雅好古
者其始如電甲長神白日行市中見即錯愕走已
稍狎之不甚驚惟今則如蒲萄枸醬入中國有見
珍者矣士生斯豈其亦幸矣哉嗟哉乎士之登朝
寧徒為獵華要賚富哉固將剗尺寸而流竹素也
而乃徒以空文進而又卑之乎陳言是汨也丈夫
七尺之謂何何士之為邪雲間自二陸先生而後
才士纒纒輩出邇豈號為極盛若陳生子有者諸
子白眉矣余自曩歲布衣耕東海田則難聞雲間

諸文人才士名私用向往迺今以小吏從君子後
益視事之明日子有諸君輒見枉余為驩然把臂
再過子有出所為制羨問敘於余余得而卒業則
多平日所習見者沉雄高朗秀拔人羣是博雅好
古之效也菰蘆中有人哉余不佞迺幸得竊觀大
國之風折節諸茂才異等而愜其平生雖登崑崙
從化人遊何足以云于是樂而為之叙

壽范太僕先生七十叙

夫析珪儋爵者靡識山林之味被裘拾穗者不結
人代之憂斯非不各適其適迺皆未免局於一隅
閎曠之士絀焉如必以箕潁谷口為英雄則伊筦
不齒於明智又以駟馬高蓋為奇杰則崑山洛水
之夫不列於人倫要以達權觀化視所遭矣世有
賢豪大人執玄德神動天游進可伊筦退可箕
谷遇合則駟馬高蓋不遇合則崑山洛水夫是之
謂玄同則今太僕范中方先生其人也先生以鈔
歲揚聲翱翔天路所至鴻烈旬隱如馳馭電方視
學越絕時某尚童子未能執經以進於門下而數

後鄉之父兄長者聞先生高才卓識先生群東海
都人士而試之都人士出私議曰某也儻某也不
已而果然達試於鎖闥出教議曰某也儻某也不
已而果然蓋無不符合者東海於是咸驚范先生
神智能得人而都人士賴先生以成名者無算又
宅心平而持憲肅也以故范先生之為督學使者
稱越絕師表云無何為大方嶽晉岡寺登於九列
涉歷榮華功名愈益茂焉而廼黑髮懸車歸歸而
築嘯園老也夫由前觀之則灼灼伊管之烈也由
後觀之則居然箕谷之操也斯不亦閱曠士也與
哉不佞某以職事至雲間得教奉先生顏色先生
不以某不佞時肯投以瑤華之篇又引之教於嘯
園觴咏為樂也蓋不知晉者阮嗣宗之登蘓門有
以異乎無以異乎今萬曆七年己卯嘉平月是為
先生七十生辰諸文學莫生廷韓彭生欽之方生
衆甫徐生孟孺郁生孟野輩謂不佞知先生以叙
辱焉夫世俗之吏可以為文乎則班揚不足貴矣

壽谿谷先生五十序

歲萬曆丁丑不佞隆舉於南宮崑同舉於南宮者
三百人而樵李馮君夢禎為舉首與不佞隆一見
語合結駟聯鑣兄弟之好有加焉蓋數過從余於
長安逆旅每君至余則閉門謝他客獨呼二三同
心相對坐茂壺乘漁風崑而劇譚雄辯懸河倒峽
訇訇交雷電乎舌端時而為枯禪突然窸窣靈籟
不發天青日朗意境所到坐失千古不佞隆亦數
脫驪駒裘從黃公蕢酒佐驩每秉燭至丙夜壯斗
垂於檐阿而西山低於几席輒起擊玉唾壺忼慨
不休或因以達曙矣馮君博雅慕古言則稱先王
與之譚六籍子史旁及禪官小說則襍襍乎炙轂
而出之也所談結深湛非竹書汲塚之罟蠶室間
文字不以辱墨卿孟堅亭伯而下勿論也為人高
擴玄虛守真味道余兩人嘗以志操相砥曰男子
墮地豈止析圭儋爵要以提德義雄瑰自放遵大
白之塗會耿亮之素不媿兩間榮貴何為夫神龍
之所以盤迴重淵而翱翔太清者無欲故也脫令
有欲人即得而熱之是董父之所豢也以故吾兩

人居長安未嘗騎馬衝泥懷一刺通直貴人泊然
自潔云無何馮君以舉首故得留待詔金馬門而
不佞隆遂領穎上公然信使往來無間也暮年而
移青浦青浦太樞李一水也於是嘗時使人賣書
往候其尊人谿谷先生迺君也予以予告東是為萬
曆七年己卯而谿谷先生適壽五十邁會逢嘗稱
異數哉先是君遺書穎上曰子意不可一世而獨
某得幸於子子以兄弟之好視其明年家君壽五
十秋七月實維生辰某將以是月獻一卮為家君
壽以子疇管養寧得無一言貺家君家君谿谷先
生者蓋吳越間隱君子也其先儻藹然以俠節少
年治遊聞於里閭已而後寬大長厚之行輕財樂
義為世通德今則屏太嗜好脩然清枯日講玄真
要眇之術居貧不悶也蓋家君為人大都若此矣
不佞隆既與君脩兄弟之好而以諸父事谿谷先
生是固當有言雖然余蓋亦有大感焉先生生辰
以七夕嘗招搖指申天氣乍涼馮君百拜舉觴上
壽洵美且樂而不佞隆廼坐困簿牘不獲列於諸

子起舞浦安娑彈八琅之璆吹雲和之笙以為先生
壽也夫盈盈一水相望何但如天漢間哉

青溪集叙

青溪者何青浦也青浦古由拳地居雲間西鄙為
澤國空波四周多鷗鳧菱芡景小楚楚每乘月蕩
槳如鏡中遊九峰三泖落几席湖上蓋又有二陸
先生墓云余雅抱微尚緬懷哲人而余鄉沈嘉則
先生就李馮開之吉士適以七夕至至即相與操
方舟出郭行遊葦蕭野水間是夜雲物大佳天星
竝麗余三人叩舷和歌仰視青漢因風而送曼聲
樂甚已復相携汎泖湖登湖上浮屠尋余丘躡天
馬吊二陸祠忼慨興懷焉蓋流連三日而開之別
去嘉則留坐頭旬日余退食即相與揚扃風雅諷
咏先王不及於政嘉則得詩如干首余詩與之畧
相等先生髮短矣而心甚長諸所撰結更雄麗神
王哉余與對壘逡巡畏之于是謀刺先生詩余與
開之附焉而用青溪命集



